

CHUNXUE

春雪

三島由紀夫作品集

三島由紀夫

主 编 叶渭渠 唐月梅
编辑顾问 千叶宣一
策 划 曹利群

O I C C Z X C M

春 雪

唐月梅 译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春雪/(日)三岛由纪夫著;唐月梅译. —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
1999.9

(三岛由纪夫作品集/叶渭渠 唐月梅主编)

ISBN 7-5059-3395-7

I. 春… II. 三… III. 中篇小说-日本-现代 N. 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44758 号

版权合同登记号 图备字 01—1999—112

书 名	春雪
作 者	[日]三岛由纪夫 唐月梅译
出 版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 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地 址	农展馆南里 10 号(10002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曹利群
责任印制	胡元义
印 刷	山东省高唐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50×1168 1/32
字 数	239 千字
印 张	11.875
插 页	4 页
版 次	1999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5000 册
书 号	ISBN 7-5059-3395-7/I·2583
定 价	21.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出版社联系

一

同学们在学校里议论日俄战争的时候，松枝清显询问他的挚友本多繁邦：“你还记得那的情景吗？”繁邦已经记忆模糊，只依稀记得被人带到大门口去看提灯游行队伍。清显心想：战争结束那年，两人都是十一岁，理应有更多鲜明的印象才是。同学们得意洋洋话说当年的情景，大都是从大人那里听来的，只凭添几分自己的模糊记忆罢了。

松枝家族中，清显的两个叔叔就是那个时候战死的。他的祖母由于两个儿子阵亡，至今还领着遗属抚恤金。但是，她并不使用这笔钱而把它供奉在神龛里。

也许由于这个缘故，家中现有的日俄战争图片集里，最能吸引清显的，就是明治三十七年^①六月二十六日拍的题

① 即公元1904年。

为“凭吊得利市附近阵亡者”的图片。

这帧用暗褐色油墨印刷的图片，同其它各种战争图片迥然不同。它构图奇特，象一幅绘画。无论从哪个角度看，数千名士兵都象画中人物，都安排得十分得当，画面中央竖立着一根高高的白色墓标，把所有的效果都集中在这上面。

远景是朦胧而平缓的群山，左侧扩展开去的原野，徐徐高隆，右侧的彼方是一片稀疏的小丛林，它伸向布满黄尘的地平线而后渐渐消失了。这回代之而出现的是向右侧渐渐高耸的成排树木，树与树之间露出一片黄色的天空。

前景的布局是六棵参天大树，各自保持一定的距离而矗立着。这些树木不知道属于什么种类，它亭亭如盖，树梢的茂叶随风摇曳，呈现一派悲壮的景象。

原野扩展开去，远方射出了微光，跟前是一片荒芜的草丛。

画面正中，可以看到细小的白色墓标和飘动着白布的祭坛，还有放置在祭坛上的许多花。

此外都是军队，簇拥着好几千名的士兵。近景的士兵全部戴着飘垂白布的军帽，肩上斜佩着武装带，背向观众，没有排成整齐的队列。队伍散乱，东一堆西一簇的，士兵们一个个垂头丧气。只有左侧前方的几个士兵，犹如文艺复兴时期的画中人物，冲着观众露出半边黯然神伤的面孔。左侧靠里首的无数士兵，满布在原野上，形成一个巨大的椭圆形，一直延伸到原野的尽头。士兵人数众多，当然无法个个识别，只见树林之间布满了人群，一直延伸到远方。

无论近景或远景的士兵，都沐浴在深沉的微光之中，他

们的绑腿和军靴的轮廓闪烁着亮光。低下脑袋和耷拉着肩膀的轮廓也同样闪烁着亮光。整个画面充满了一种无可言状的沉痛气氛。

所有这一切，都朝向正中央小小的白色祭坛、花和墓标，献上了一颗颗如波浪一般的激荡的心。扩展到原野尽头的这个巨大的集团，涌现出一缕缕难以用语言表达出来的哀思，宛如一个巨大的沉重铁环，慢慢逼向中央。

正是这张陈旧的、暗褐色的图片，勾起了人们无限的悲哀。

清显十八岁了。

尽管如此，他那颗纤细的心，被束缚在那样悲伤、忧郁的思绪中，可以说，养育他的家庭，几乎没有给他带来力量。

他家座落在涩谷区地势较高的地方，是一所大宅邸。在这宅邸里，很难找到一个像他这样多心事的人来。正因为他家原是武将门第，父封侯爵，幕府末期家道中落，父亲有耻于此，遂把幼年的嫡子清显寄养在公卿家，不然清显也不至于养成这种气质。

松枝侯爵的宅邸占涩谷郊外广大的面积，在十四万坪^①的土地上，屋宇鳞次栉比。

正房是日本式建筑，在庭院的一角上却兴建了一栋由英国设计师设计的壮观的洋房，这栋能穿着鞋子进去的宅邸，

^① 土地面积单位，1坪为3.3平方米。

据说是包括大山元帅宅邸在内的四大屋宇之一，这就是松枝私邸。

庭院的中心，是一泓宽阔的大湖，以红叶山为背影，湖里可以划船，湖中还有个中之岛，湖面漂浮着开花的萍蓬草，湖里还可以采摘莼菜。正房的大客厅面向这个湖，洋房的宴会厅也是濒临这个湖。

湖岸边和中之岛到处都配置了灯笼，达二百座之多。岛上立着三只铁铸的仙鹤，一只俯首，两只仰天。

红叶山顶上流泻着瀑布。瀑布顺着数重岩石倾泻而下，绕着山腹，钻过石桥下面，注入佐渡的赤石后面的瀑布潭，然后汇入湖中。湖里还泡浸着菖蒲的根，每逢开花季节，它便绽开许多美丽的花朵。湖还可以垂钓，有鲤鱼，也有鲫鱼。侯爵允许每年对外开放两次，让远足旅行的小学生们前来参观。

清显童年时代，被侍者吓唬过，最害怕鳖了。有一回，祖父生病，有人送来了一百只鳖让祖父滋补，家里人把它们统统倒在湖里放生，繁殖。仆人曾告诉清显：要是被鳖咬住指头可就完了，指头就再也找不回来哩。

院内有几间茶室，也有大台球室。

正房后面，由祖父亲手种植了丝柏林，这一带还经常能挖到许多山药。林间小径，一条通往后门，一条则爬向平缓的山岗。家里人称之为“神宫”的神殿，就落座在宽阔草坪的一角上。那里是用来祭祀祖父和两个叔叔的。照例置有石阶、石灯笼和石碑坊。石阶下方的左右两侧，在一般安放石雕狮子狗的地方，安放了一对日俄战争中遗留下来的大炮炮

弹，全涂上了白漆。

在神殿稍低的地方，还供奉了五谷神，它的前方有一排美观的藤萝架。

祖父的忌日是在五月底，每次祭典全家都聚集在这里，这时节藤花正好盛开，妇女们为躲避烈日，都集拢在藤萝架下。于是，比平日更精心化妆的妇女们的白皙的脸上，映着淡紫色藤花的影子，恍如落下了优雅的死影。

妇女们……

实际上，这座宅邸里住着不计其数的妇女。

不用说，为首的是祖母，祖母都住在离正房稍远的隐居间里，由八个女侍来侍候。不管晴天雨天，早晨母亲梳洗完毕，按习惯照例带着两名女侍前去给祖母请安。

这位婆婆每回总要对这位媳妇端详一番，尔后眯起慈祥的眼睛说：

“对你来说，这种发型不太合适。明儿你梳个时髦发式来看看，肯定会合适的呀。”

于是第二天早晨，母亲梳了个时髦的发型去了，她又说：

“都志子，你毕竟是个古典美人，时髦发式不合适啊，明儿还是梳个发髻来吧。”

因此，在清显的印象中，母亲总是在不断地变换发型。

宅邸内，梳头师连同弟子一起成天价地忙着给人梳头，给女主人梳头就不用说了，还要侍候四十多个女侍的发式，唯有一回这个梳头师关心起男子的发式，那就是清显上学习

院中等科一年级的時候，為了去參觀宮中的慶祝新年會並擔任牽裙裾角色的時候。

“雖然學校規定在校學生要推光頭，可是你應召進宮，穿上大禮服，可不是光頭啊！”

“留頭髮又會挨訓的。”

“不要緊，我給你造個髮型吧，反正要戴帽子。你脫帽的時候，我要讓你比其他年輕人更顯英俊。”

話雖這麼說，十三歲的清顯，腦袋被剃得光禿禿的一片青痕。儘管梳頭師自誇技術高超，然而他給清顯裝上假髮套時，梳痕有點疼，發油也涌到皮膚里，映在鏡子里的腦袋並沒有變得多么美觀。

但是，在这次賀宴上，清顯獲得了罕見的英俊少年的稱譽。

明治天皇也曾親駕宅邸一次，那時候為了接待天皇，在庭院里舉辦相撲大會，以大銀杏樹為中心拉上了幔幕，陛下坐在洋房二樓的陽台上在觀看相撲。當時清顯被允許進謁，還蒙天皇摸撫了他的頭。打那以後直到今年新年他為皇后牽裙裾，四年過去了，清顯心想：也許陛下還記得我的模樣呢。他對梳頭師也這樣說了。

“是啊是啊！少爺的頭曾蒙天皇陛下撫摸過的呀。”梳頭師說着從鋪席上向后退了几步，畢恭畢敬地冲着清顯那還殘留着稚氣的后腦勺，拍手膜拜起來。

牽裙裾的侍童的服裝是鵝絨藍上衣，和一條僅及膝下的短褲，胸前左右各佩帶兩對大白絨球，左右兩邊袖口和褲上也同樣綴着毛茸茸的白絨球。腰間佩劍，腳登帶黑珐琅扣

的鞋子和白袜。在饰白花边的宽领正中，系了一条白绢领带。用绢带系着插上大羽毛的拿破仑式帽子，吊在背上。新年头三天里，挑选出二十多名成绩优秀的华族^①子弟，轮流牵裙裾。由四人牵皇后的裙裾，两人牵妃殿下的裙裾。清显牵了皇后和春日宫妃殿下的裙裾各一次。

清显在轮流牵皇后的裙裾的时候，曾随皇后走过近侍者焚烧麝香的走廊，肃穆地来到了谒见厅。庆宴开始之前，他一直侍立在接受谒见的皇后的后面。

皇后风度典雅、聪慧过人，但已近六十高龄。相比之下，春日宫妃却才三十年华，不论是美貌、气质，还是婀娜的体态，都象一朵盛开的鲜花。

现在，浮现在清显眼前的，不是朴素大方的皇后的裙裾，而是妃殿下的飞舞着黑斑纹与大白绒球、周围镶嵌无数珍珠的裙裾。皇后的裙裾上有四个手环，妃殿下的只有两个。清显与其他侍童们反复多次练习，手持手环，按一定步子走路。对他们来说，这已经没有什么困难了。

妃殿下的头发乌黑，润泽发光，盘结的发髻下方，还垂下一些短发，掩映着丰润女皙的脖颈。他还窥见她的正装礼服覆盖下的丰盈的肩膀。她姿势端庄，果断地朝前走，她身体移动，而裙裾却没有摆动。然而清显已经感到随着音乐的节奏，那逐渐展开来的、美丽而芳香的洁白长裙，宛如山

① 明治二年（1869）把皇族之下、士族之上的贵族称为华族。1884年，根据华族令，也适用于维新功臣，授予公、侯、伯、子、男爵位，享有特权，成了日本社会身份。1947年实行新宪法，这项华族令予以废除。

巅的积雪在飘忽不定的云雾中，忽隐忽现地浮现在眼前，这时候，他有生以来头一次发现了女人美得令人目眩的优雅的关键。

春日宫妃连裙裾上都洒上了法国香水，那股芬芳馥郁盖过了麝香的古雅香味。在走廊半道上，清显绊了一跤，险些摔倒，这瞬间裙裾被猛然地拉向一边。妃殿下微微回过头来，含着典雅的微笑，毫无责怪的意思，望了一眼出了丑的少年。

妃殿下并不是明显地觉察到才回过头来的。她笔直地站立着，只转过半边脸来。这当儿，她脸上浮现出淡淡的微笑，她那浮雕似的白皙的一边脸颊上，轻轻地飘忽着鬓发的发丝。那对晶亮的黑眸，在她那双凤眼眼梢边上闪烁，像点燃的火一般。端庄的鼻梁，自然给人一种清秀高雅的印象……这瞬间，看到的妃殿下的尊容——那角度甚至不能说是侧脸，似是斜斜透视一件纯洁的结晶体的断面——刹时飞起了一道彩虹。

在贺宴上，清显的父亲松枝侯爵亲眼瞧见了自己那位被华美礼服裹着的儿子的英姿，不禁沉湎在实现了多年梦想的喜悦之中。此情此景，才真正把占据侯爵心中的虚荣——不管自己身分多高，甚至可以迎驾天皇到自己宅邸，但总觉得这毕竟是虚空的——无遗漏地一扫精光。从儿子的英姿中，侯爵看到了来日宫廷与新华族的亲密亲交，公卿与武士的最终结合。

席间，侯爵听到了许多对儿子的赞美之辞。他起初很高兴，后来又感到不安。十三岁的清显实在太美了。同别的

侍童相比，即使不偏心眼，清显的美也是超群出众的。他的双颊白里透红，眉宇间荡漾着一抹秀气，那双依然充满稚气的大眼睛，在长睫毛的陪衬下放射出炯炯的黑光，实在艳美极了。

人们的赞美之辞提醒了侯爵，他这才觉察到自己的嫡子那副超人的美貌，似乎是一种无常的虚幻的美。侯爵的心头掠过了不安的心绪。他毕竟是个乐天派，这种内心的不安很快就消逝了。

毋宁说，早在清显牵裙裾的前一年，这种不安就深深地埋藏在饭沼的内心底里。饭沼十七岁寄居在这个宅邸。

饭沼是清显的贴身学仆^①，由鹿儿岛乡村中学推荐来到了松枝家。他学业优秀、体格壮实，是少年中的佼佼者。松枝侯爵的祖先被当地看做是豪放的神。侯爵家的生活，只有凭在家里和学校听到的，有关侯爵祖先的情况来加以想像。然而，来到这宅邸一年之后，侯爵家的奢侈，所有一切的一切都同他想像的相反。这就刺伤了这位纯朴少年的心。

对别的事情，他可以视而不见，惟有对托咐给他的清显，他却不能这样。清显的俊秀、纤弱以及对事物的感受、思考和关心，一切的一切都使饭沼不太中意。侯爵夫妇对清显的教育方法，也大出饭沼之所料。

“即使我成为侯爵，也绝不这样教育我的儿子。侯爵对先祖的遗训，都不知道怎么想的。”饭沼常常这么想。

① 指寄食人家代为照料家务而求学的寄食学生。

只在祭祖的时候，侯爵才虔诚地执行不误，平日甚少言及先祖的遗训。饭沼曾梦想过更多地听到侯爵谈谈有关先祖的回忆，那时还多少流露出他对先祖美好的追慕之情。可是，这一年里，饭沼的这种愿望也落空了。

清显完成了牵裙裾的任务之后，回到家中当晚，侯爵夫妇还在家族范围内举办了宴席以示庆贺。一个十三岁的少年，竟连闹带笑地被强灌了酒，双颊染上了酒气，到了就寝时间，饭沼一直把他扶到了卧室。

少年把身子埋在绢面棉被里，头枕在枕头上，吐着热气，从短发处一直到耳朵根，他那格外单薄的皮肤——甚至可以窥见内中的脆弱的玻璃结构似的——浮现出跳动的青筋。昏暗中，他的双唇也透着丹红，从嘴里吐出的呼吸声，听起来宛如一首歌，在戏嬉慰藉这个不知人间苦恼与艰辛的少年。

少年长长的睫毛，不时泛巴着、单薄而娇弱的、水栖动物般的眼睑……饭沼望着这样一张脸，深知不能指望这英俊少年的感激和忠诚的宣誓，而他，今晚完成了最光彩的任务。

清显又睁开了眼睛，仰望着天花板。他的眼睛湿润了。饭沼被他这双湿润的眼睛一盯视，就感到一切都违反自己的意愿。饭沼只有相信自己的忠实了，除此以外别无其他。清显好象很热，他举起光滑、微红、赤裸的胳膊，交抱着枕在脑后勺。饭沼给他翻上了薄薄的棉睡衣的衣领，说道：

“这样会感冒的。快睡觉吧！”

“喂，饭沼，我今天干坏了一件事。你答应保密，不告

诉我父母，我就跟你说。”

“什么事？”

“我今天牵着妃殿下下的裙裾时，绊了一小跤，妃殿下只微微一笑，宽恕了我。”

饭沼对这种轻浮的语言、这种缺乏责任感、以及那湿润的眼睛里浮现的恍惚的神情，觉得可憎可恨。

二

就这样度过了十八个春秋的清显，渐渐发现自己在这个环境中孤立起来，这大概是很自然的事吧。

他不仅在家庭感到孤立。学习院把院长乃木将军那样的殉死，作为最崇高的事件而向学生灌输，倘使将军是病死，就不至于用这种夸张的形式来表现吧。学校越发强制学生接受这种教育的传统。清显厌恶这种生硬的做法，厌恶学校弥漫着这种朴素而刚健的风气。

谈到朋友，清显只和同班同学本多繁邦亲密交往。当然，很多人都想同清显交友，但不喜欢同龄人的鄙俗和幼稚，他的心只被本多那种冷静、温和而又理智的性格所吸引。本多唱院歌的时候能避免那种迷人的粗犷的感伤，这种表现在那样年龄的人里是少见的。

话虽这么说，但无论从外表或从气质来看，本多和清显并不是那么相似。

本多长相老成，五官平常，毋宁说有点状模作样的样子。他对法律学颇感兴趣，平日将不轻易在人前表现的敏锐

的直观能力隐藏起来。本多表面的表现，毫无官能性的东西，然而，他会使人感到有时在心灵深处却燃起烈火，乃至仿佛可以听见燃烧柴禾的劈拍声，这种印象往往来自本多的这样一种表情：他不时眯起轻度近视的眼睛，紧锁双眉，总是紧闭的双唇偶尔才微微张开。

也许清显和本多原是同根生的植物，而开出的花和叶却全然不同。清显将自己的天性毫不保留地裸露出来，这是容易遭受到损伤的，他还让同自己的行动动机不一致的官能像沐浴了春雨的小狗那样，连眼睛鼻子都布满了雨滴。与此相反，本多早早就洞察人生当初就是危险的，然后选择了避开过分明亮的雨滴，而把身子畏缩在屋檐下。

但是，他们两人在世界上却成了亲密的朋友，这倒是事实。他们每天在学校里照面还嫌不够，每逢星期天一定到其中一家去度过一整天。当然，清显家更为宽广，散步场所也得得天独厚，本多来的次数多。

大正元年^①十月，枫叶刚披红彩时的一个星期天，本多来到清显家游玩，并说想在湖上划划船。

往年按惯例，这个季节总有许多客人前来观赏红叶。可今年夏天大丧^②之后，松枝家也停止了往日豪华的交际，庭院比往常显得清静多了。

“那么咱们上船吧。一条船可以坐三个人，让饭沼来划。”

① 即公元1912年。 ●

② 指天皇或皇后驾崩，国人为之服丧。

“什么呀，怎么好让别人划的啊。我来划吧。”本多说。

本多眼前旋即浮现出刚才把他从大门口引进这房间里来的那个青年，他镶嵌着一双忧郁的眼睛，板着一副严肃的面孔，默然、执拗而郑重其事地把本来就不需要向导的本多领了进来。

“本多，你讨厌那小伙子？”清显带笑地说。

“谈不上讨厌。不过，我总觉他的脾气难以捉摸。”

“他在这里已经呆了六年。对于我来说，他的存在就像空气一样。我并不认为我和他脾气合得来，但他献身于我，忠于我，且勤奋好学，是个耿直的人。”

清显的房间是在距离正房稍远的二层楼上，这里本来是日本式房间，如今却铺上地毯和摆设西式家具，是按洋房的样式布置的。本多坐在外凸的窗口边上，转过身子，眺望红叶山、湖和中之岛的全景。湖水平静，洒满了晌午的阳光。停放小船的小小的湖盆，就在眼前的下方。

本多发现友人的倦态。清显对任何事都无意主动率先行动，显得不感兴趣的样子，惟其如此，有时反而能引起他的兴趣来，因此，许多时候总是本多提议，硬拉着他去干的。

“看见小船了吗？”清显说。

“哦，看见了。”本多惊讶地回过头来……

这时候清显想说什么呢？

假如硬要作出说明，那么他想说，他对任何事情都不感兴趣。

他感到自己就象一根扎进这家族那粗指里的、带毒的小

刺。因为他已经完全学会了优雅。五十年前这个朴素、刚健而贫穷的地方武士的家庭，转眼间竟发家致富，成了大户人家。与清显出生的同时，这个家族也开始变得优雅起来。但是他像蚂蚁预感到洪水之将至一样，觉得这个家庭与那些本来对优雅有免疫能力的公卿家庭不同，很快就会出现衰落的征兆的。

清显就是一根优雅的刺。而且他十分清楚，自己这颗讨厌马虎、喜欢推敲的心，实际上是徒劳的，象一棵无根草。这英俊少年在思想，想腐蚀而未腐蚀，想侵犯而未侵犯。对这家族来说，他的毒素毫无疑问确是一种毒，然而这是一种完全无益的毒。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无益就是自己诞生的意义。

清显感到自己存在的理由，就是一种精妙的毒。这种感觉同他十八岁的高傲态度是紧密地联系着的。他决心使自己美丽而白嫩的手不会磨出水泡，不会玷污自己的生涯，就像一面旗帜仅仅为风的存在而存在。对自己来说，唯一的真实就是：想到无止境、无意义的死而活着，见到行将衰微而燃烧起来，只是为了没有方向也没有归结的“感情”而活着……

因此，现在他对任何事物都不感兴趣。就说船吧，对父亲来说，这小船是他从外国买来的，样式时髦，涂上青白两色的油漆，对父亲来说，这就是文化。文化就是有形状的物质。

可是，对自己来说，那是什么东西呢？是船吗？……

本多到底是本多，他凭天生的直感，十分理解清显在这